卦治 一座木商码头的变迁

○ 杨秀廷

卦治清水江风光

淹没前的卦治 （单洪根 摄）

搬迁后的卦治

“三江木，天下屋。”这一句产生于清水江“木材时代”的民谚，在曾经的“三江”木商码头卦治、王寨、茅坪，依然回荡着历史的沉响。作为清水江木材时代最早的三大“官定”木商市场之一的卦治，因为特定历史场域的机缘巧合，在清水江的历史景深中，孕育了许许多多独具林区特色的生产生活故事，经由山水化育和族群创造，得天时，拥地利，蓄人脉，自然推衍出“水运三千里，木商五百年”的宏阔景观。跟清水江打交道的人们，也因此获得了生存智慧和发展动能。

清水江静静流淌，正是这条母亲河，带来卦治这座古村落的家园福祉，也沉淀了这座木商码头山魂水韵的底色。

重访卦治寻觅清水江故事

“林梢烟似带，村外水如环。”清水江薄雾初起，冬雨欲来，江流天地，山色有无。一篷渡船从对岸的菜园码头隐约而来，桨声浅浅，清波微漾，点化出一幅宁静、幽深的清江图。我在这样的图画里，重访卦治，亲近清水江，靠近一座木商古码头，寻觅岁月包浆下的清水江故事。

走进江畔、村头，在山弯边、古树下，透过清水江木材时代遗存在这里的一通通古碑的字里行间，我又一次窥见了卦治昔日“当江”时，“坎坎之声铿訇空谷，商贾络绎于道”的气象。

以锦屏为中心的清水江中下游林区，“山多载木”，自古为“宜林山国”。锦屏所产杉木，主干直长，径级较大，尖削度小，耐腐蚀，“其性直，其品端，其节坚，其材美。一茎独上，有昂霄耸汉之势。”“可为梁为栋，为壁为棳”，“入水不腐，受湿不蛀，且有袭人之芳香，以之作器用，盛饮食，虽盛夏不变味，盛衣物书籍，久而不为虫蛀”，故有“贵木”之誉（锦屏亮司清代学者龙绍讷语）。明正德初年，明王朝藉清水江水路之便，派员深入“苗江”腹地卦治、王寨、茅坪等地采办“皇木”，建造宫殿。这一带的优质“苗木”，追随清水江的滚滚逝水和时代的激流，“放抵大江，运至江淮”，“苗木”通过长江水系运往北京，江南、中原木商纷至沓来。临江一隅村落卦治，由此迎来天下木商，一时“水客”（下游及外省木商，因是通过水路上来，故称“水客”，是相对于本地木贩“山客”而言）“山客”云集，木商商帮“通故旧，道款曲，同人毕会。”清雍正七年（1729年），贵州巡抚规定在卦治、王寨、茅坪三寨设立江铺专营木材贸易（俗称“当江”，三寨由是称为“三江”），卦治、王寨、茅坪三寨按地支次序逐年轮流“当江”，经销清水江木材。雍正十二年，卦治“铺店”改设“木行”，领取营业执照“牙贴”，当地人开设“歇店”，代为木材生意的介绍、议价、评银、收售等业务，卦治迅速成为清水江木材贸易的前站和最活跃的木材贸易码头之一。清朝嘉庆年间，清水江木材市场进入鼎盛时期，入驻卦治的木商达340余家。到抗日战争爆发前，卦治木商尚有70余家。仅民国三十一年（1942年）至三十四年，泰丰木号在卦治、稳江等锦屏境内的20多个村寨购买青山就有132块，折合木材8300余两码子（“两码子”为当时的材积计算单位，1“两码子”约合1.6立方米），付价款300万元。勤劳智慧的当地人借火添薪，借棑出山，经济的发展直接推动文教的兴起，嘉庆时期，卦治上寨、中寨、下寨分别开办文岳、文育、文澜三所书院。光绪时期，卦治三寨又合办“三乐”书院。宣统二年（1910年），卦治乡绅创办“育美学堂”，教授新学，是清水江中下游最早的新式学堂之一。

据卦治《龙氏族谱》记载，卦治开寨至今已逾七百年。龙姓先祖于元朝仁宗皇庆二年（1313年）迁入卦治定居时，卦治一带“古木丛生，倒悬挂枝”，林木遮天蔽日。“卦治”苗语称“dlad zit”，意思是“一张纸约”，意为“订立契约的地方”，清水江“木材时代”发生在这里的许多故事，人们的立言起行，被注入了历史的意蕴。卦治老码头江对岸河边有一方石刻，名“奕世永遵”，刻于清代嘉庆二年（1797年），为清水江古代木材贸易鼎盛时期，势力最大的木商“三帮”会同卦治等“三江”木行与上游“山客”合议而刊，碑文为：“徽（安徽）、临（江西临江）、西（陕西）三帮协同主家公议，此处界牌以上，永为山贩湾泊木植，下河买客不得停簰。谨为永遵，毋得紊占。嘉庆二年季春月穀旦立。”碑文刻在河岸一块巨石上。这一“江规”，把一座码头、一个村庄与一条江紧紧拴在历史的某个层面上，彰显了卦治在清水江木材时代举足轻重的地位。此石壁“江规”，规定了“山客”与“水客”的经营范围，“上河”与“下河”权属以此为界。卦治“当江”之年，外省木商“水客”不能越“江（卦治码头）”往上游购买木材，本地及上游木商“山客”也不能越“江”往下游卖木材，是将朝廷“沿江别寨均不准‘当江’”的具体化，对厘清清水江木材贸易“争江”纷争起到了规范作用。碑文虽然只有五十一个字，却是风云激荡后各方利益制衡的结果，也是清水江木材时代信守规则的鲜活见证。

石头是大地的纸张，也是岁月的记忆。碑者，立功立言之载体。以其坚硬的材质，书写不容磨灭的历史。类似“奕世永遵”的“江规”碑刻，在清水江流域已发现数十通，其中卦治就有七通。如“卦治争江碑”“卦治木商会碑”“卦治放棑定价碑”等，这些古碑上，负载有前人的身影、声音和情感，碑文蕴涵的历史，既闪放着木商文化“诚信、礼法”的光芒，也体现了清水江中下游林区各族人民“听从调遣”的温良敦厚传统，隐藏在历史幕后的故事比我们当代人所想象的要丰富得多。在这里，不息的江水，依旧回荡着清水江木材时代的沉响。

岁月江河濯洗木商码头

岁月江河而下，濯洗着卦治码头的风物消长与人事代谢。几多喧嚣与繁华，已被雨打风吹去。只有不老的水韵，才是这个木商码头气息沉静的丹田。

卦治地处江滨，清代前期系清水江流域“生苗”和“熟苗”的结合部与缓冲地带。从明朝洪武年间朝廷征剿黎平吴勉、锦屏林宽起义的“明马窥江”，到清代鄂尔泰“开辟苗疆”，从清水江“木坞水暖”，到“内三江”卦治、王寨、茅坪与“外三江”清浪、岑处、三门塘的“百年争江”，发生在这里的许许多多鲜活的生命故事，见证了清水江的流云聚散和潮涨潮落。卦治凭据“上通都匀则入滇，下通常德则为楚”的地利之便，嘉庆年间已成为“上下客商之通衢，黔楚往来之孔道”，随着木材贸易的发展，上游的“苗木”多集中于此外销。卦治的木行设有公所，掌理各行户经营，协调行户间的关系，向行户纳课收捐。嘉庆年间，“卦治三寨众纲助银”修筑青龙桥、廻龙桥、安乐桥等，出现了“商贾络绎于道”，“远客骚人徘徊其上”的繁荣景象。至光绪时，凭借木材贸易带来的真金白银，卦治人大兴土木，扩建上码头、中码头、下码头，修筑贯通全寨的青石板街道，各式店铺、作坊汇集街道两侧，形成商贸市集。至2004年卦治电站建设村民搬迁时，寨内仍有窨子屋民居、宗祠、古街等古建筑20余处。

清水江承载着一代代卦治人的梦想，流向岁月深处，启发了人们“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”的生存智慧，敬山、亲水、惜物的族群价值理念，又催生了生生不息的家园情怀。不息的江水，也有过层波叠浪，甚至狂澜。1970年7月12日至13日，清水江暴发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水，江水陡涨，卦治的房屋大多被淹，有20余户70余间房屋被大水卷走，几百年来枕水而居的村寨，在洪魔的狂暴肆虐中，伤筋折骨，成为卦治人的家园之痛，历史之痛。

岁月流转，江河跌宕。一条河流的生命故事，承载着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生存哲学和生活梦想。当河流用另一种方式再次惊扰和改变卦治，这个村庄在应时处变中走向新生。

搬迁前的卦治，村落与山水林木相映成趣又浑然一体，木楼人家攒拥着，临江而立，像一个不断发酵的面团。早先迁来的龙姓、文姓人家，与近邻远客和睦相处，就像揉面团一样，劲往里使，团团揉揉，亲如一家。而今，搬迁后的卦治，240余户人家，纷纷退守到山脚下新修公路的里侧，十来户或三五户人家，团成一簇，像一条藤蔓上结下的一个个鲜瓜，顺着公路拉伸成约1公里长的村落。这些人家原来居住的地方已经被土石填筑，变成一片宽广的场坪，作为清水江流域优良的龙舟训练基地，锦屏县规模盛大的龙舟赛，曾经在这里连续举办了3届。那时的卦治，鼓声激越，龙旗飘扬，来自全县各乡镇和下游天柱县的几十支龙舟队及数千观众汇聚于此。江上健儿奋桨，劈波竞渡，江岸赛台上民歌手纵情放歌，声震林樾。正如乾隆年间《苗疆闻见录》记载的一般：“五月端节，竞渡于清水江宽深水处。短棹激水，行走如飞。”

卦治“山环数里，翠拔千重”，是一个枕山、环水、面屏的家园。对于“安土重迁”的族群来说，一个村寨的整体搬迁，需要勇气和决断。人们迁移祖坟，重修宗祠、学校，新建码头、廊亭，还将库区的十余通古碑搬迁到公路边集中安放。卦治人热爱家园的赤子情怀，在这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。其实，这些礼数繁复的仪式后面，慰藉的是一个族群藏在心里深深的眷恋，安顿的是一座木商古码头前世今生的村魂寨胆。

卦治，终究无法脱离历史的语境，有些印痕，历久弥新。

从卦治电站库区搬迁来的古碑

木商码头，余韵流风。历史与现实又一次在这里交汇。被土方填高后的卦治原寨址上，已经布满了厂房，空气中流动着锯木屑的清香。5家木材加工企业延续了木商码头的时空转接，卦治村100余名村民也走进厂里务工，他们在乡土上的另一种劳作中，收获乡村日常里油盐柴米般的温暖。木业的复兴，续写了卦治这座木商码头的持守与活力。

江村生活的古风遗韵

一个村庄的转型，也是一个时代的转型。借助当下生活呈现的细节，我们可以靠近历史的现场。

古人云：“和羹之美，在于合异。”卦治村中重修的两座宗祠，载一方水土，系一方文化，沿袭木商文化建筑的徽派风格，再现了这个木商码头的古风古韵。龙氏宗祠的大门上，“卦山巍巍武陵之遗风至振；治江濯濯敦厚之雅范长垂”的对联，踵武前贤，以启后人，寄托着后裔亲穆存心的情怀。而文氏宗祠大门旁，贴着“集资修路”的“红榜”，彰显的是“勷助公益”的善举。红纸上写有94个人的名字及捐款数额，最多的一人捐了13000元，最少的为100元，共41200元。

寻访其间，我的内心涌起一种感动。古仁人所追求的“德行称者、风节闻者、事功显者”的境界，我在这几张红纸上的字里行间，谛听到了超越时空的回应。一座木商码头的风华滋养，族群公共情怀的彰显，村寨文化价值的建构，自然与生命节律的圆融，臻臻簇簇，葳蕤生辉。不同的姓氏，共同赓续属于这个村落的精神气质，无论世易时移与人间聚散，亲山水、敬草木、护家园的情怀，已潜移默化为族群记忆中最温暖的精神回望。

循着新建的村道走进一户赵姓人家的庭院，我不由停下脚步。院子约莫30平方米，全用旧石板铺墁，整个院子布局规整，古意氤氲，其中有3块铺在门前的大石板，每块长3米多宽1米多，岁月行走的光影隐约其间。这些石板，原铺在赵家古民居院落里，移迁时，老房子拆掉了，人们把石板搬来了新居，让往事与当下互相陪伴，也相互温暖。主人说：“这些石板是老辈人留下来的，我们搬来放在家门口，给子孙后代作个纪念。”这样的历史移位，移走的是时空与物件，生根的却是眷顾和守望。

微微细雨中的卦治中码头，10多个村民正在分牛肉，他们13户人家共花了7000块钱买了一头黄牛。那是辛劳一年的农家人冬至节里对自己的犒劳。冬至正是“一阳初动，万物未生”之时，是农历中极重要的一个节气，苗族的历法则把冬至当作新年。江畔人家，历来有吃牛羊肉御寒祛湿的习俗。

分牛肉的过程很简单，他们采取了抓阄的方式。制阄的中年人说：“抓阄是祖辈留下的古理。在这老码头上，以前扛木头、扎木棑，分活路，分柴火，都是抓阄，老规矩。大家都认这个理。”果然，各家男女按阄取物，并无二话。那场景，那神态，颇有木商老码头人讲求规矩、信守契约的遗风。卦治人用日常的方式，温习古老的契约规则。

村寨里，公路边的一间小店里，几张小木桌上，盘碟酱醋，井井有条，五十来岁的龙姓村妇卖米粉，“一天就卖二三十斤粉，找样事情来做解酽（解闷），也方便在木材厂做工的人。”她笑着说，大方热情中显得干练而朴实。她家祖上在卦治开“歇店”接待木商，那栋已有上百年的祖屋木柱上，曾留有客商住店时敲下的几十个“斧印”。一枚“斧印”代表一家木商，那是木商码头人家的荣光，也是后人骄傲的“谈资”。而今，一间小店的营生，靠的是嘴甜手勤脚快，也算是传承了祖上“做买卖”的衣钵。

午后的卦治，冬雨初歇，江雾、山岚渐渐散去，山色空蒙，碧江如练，依山傍水的村居和古树，在自然的显影中慢慢清晰，一幅调性清新的水墨画于天地间徐徐展开。

时光流走，山河日新。“山客”“水客”经行处，青山不老似故人。